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七十上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 脂習 傅彤 子僉 程畿 北地王諶

諸葛瞻 子尚 黄崇

人之所重莫重於死死得其所而與生同偷生不死而

與死同死非其所與不死同故曰見危授命又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又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惟知權者能盡死之義故莫重於死莫難於處死也孔子謂召忽死之為自經管仲不死為仁若由也不得其死顏淵謂子在回何敢死晏嬰謂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皆處死之道也故身負大戾分於一死者死其身者也君主在難義當死之死其節者也居官守職

死而不渝死其官者也衛君臣國折敗以死死其國
者也故楚之滅黃君死社稷則書滅鄭游速滅許許男
不死甘為降虜則書以許男斯歸孔父仇牧閑君死節
特書大夫宋司馬握節以死不能其官而特書官孟陽
州綽死于私暱原軫憤激自討赴敵則皆不書此聖人
大經大法處死之方也魏氏篡漢凡為臣子者類非全
節死國之人惟昭烈君臣信討賊之義不濟而繼之以
死孔融誚責曹操嶷然存漢犯難而繼之以死自是寂

寥無聞而大義幾乎息矣及司馬懿剪滅曹宗夏侯玄李豐許允王經慨然付之一死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稱兵以討賊為名志乎衛君臣國不幸顛覆滅亦翟義之流死於其國者也得其死矣其視賈充諸人覥面食息雀鼠區區雖生而豈若死乎或憤激伏劍或談笑就戮或涕泣誓衆或勸其父以義或勉其子以死曹氏忌刻素無恩澤固結人心以君臣大義一定而不敢渝猶言言炳炳之若是使懿師昭炎盤桓睥睨染指垂

誕放弑三君歷四世而始篡況道德仁義之固天命者乎其後末帝之亡北地王諶諸葛瞻傅僉父子死于漢孫皓之亡而張悌孫震沈瑩諸人死于吳故並著為死國篇表其義概庶幾篡臣賊子知懼焉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為元帝師號褒成君原注漢書孔霸字次孺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元帝即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給事中父宙謹案後漢書作伷泰山都尉融夙悟有異才兄弟七人而融居六年四歲與諸兄共食

梨融取小者父問其故融曰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原注後漢書李膺字元禮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司隸校尉是時朝廷紀綱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為登龍門 融家

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為太尉與此不同 史記孔子與南宮敬叔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

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稱其孝好學博涉文辭高壯傑氣蓋世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

原注 李賢曰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也後漢書作覽為刊章劉攽曰案覽何能刊章下州郡蓋是詔字張儉傳中可見也張儉傳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為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遏絕章表並不

得通由是結伙覽等鄉人朱並素性佞邪為儉所棄並懷怨恚遂上書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為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亡命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遂併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原注讞請也音宜傑反詔書竟坐褒焉融由是顯

名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俱為俊秀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將加貶黜融多舉中官親族尚書畏迫内寵名掾屬詰責之融陳對罪惡言無阿撓河南尹何進當遷為大將軍楊賜遣融奉謁賀進不時通融即奪謁還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屬恥之私遣劒客欲追殺融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原注融家傳曰客有言於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穀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不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趙舍不同託病歸家後辟司空掾拜北軍中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會董卓廢立融義形於色輙有匡正遂忤卓轉為議郎時黄巾寇數州而北海最為賊衝卓乃諷三府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馳檄飛翰引謀州郡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為饒所敗乃收散兵保朱虛

縣稍復鳩集吏民為黄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更置城邑立學校表顯儒術薦舉賢良鄭𤣥彭璆邴原等郡人甄子然臨孝存知名早卒融恨不及見之乃命配食縣社其餘雖一介之善莫不加禮焉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為棺具歛葬焉黄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

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目理甚疎謹按陳志作自理甚疎造次能得人心久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奇取異多剽輕小才如王子法劉孔慈等委以腹心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儁之士左承祖劉義遜等皆備在座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也黄巾來寇融戰敗走保都昌時曹袁公孫首尾相連融兵弱糧寡孤立一隅不與相通左承祖勸融宜自託强國融

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劉義遜棄去在郡六年昭烈表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為袁譚所攻自春及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内接融隠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奔東山妻子為譚所虜及獻帝都許徵融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輙引正定議公卿大夫皆隷名而已初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失節於袁術而死及喪還朝廷議欲加禮融議以為大臣失節不宜加禮朝廷從之謹按後漢書載其議文此書入馬日

碑傳時論者多欲復肉刑融乃建議以為世變既下宜從先漢不可苟革朝廷善之卒不復焉尚書令楊彪見曹操專朝惡之操誣彪與袁術通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誅之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爾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搢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

雍熙也今横殺不辜則海内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理出彪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曰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禄位限絶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輙云圖之謹按後漢書作

輒去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惟責包茅原注左氏傳桓公責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時楚僭王不責其僭秪責職貢為王室諱也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原注公羊傳王師敗績于茅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已露袁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闚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原注史記李斯曰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太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招

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羣逆主莽淵藪郜鼎在廟章孰甚焉原注左氏曰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勢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帝傷其早沒欲為修四時之祭以訪于融融對曰聖恩敦睦感時增思悼二王之靈發哀愍之詔稽度前典以正禮制竊觀故事前梁懷王臨江愍王齊懷王臨淮公謹案後漢書作齊哀王臨淮王此據後漢書注改並薨無後同產昆弟即景武昭明

四帝是也原注梁懷王揖景帝弟也立十年薨臨江愍王榮武帝凡也為皇太子四歲廢為王坐侵廟堧地自殺齊懷王閎武帝子昭帝異母兄立八年薨臨淮公衡明帝弟建武十五年立未及進爵為王而薨未聞前朝修立祭祀若臨時所施則不列傳紀臣愚以為諸在沖亂聖慈哀悼禮同成人加以號諡者宜稱上恩祭祀禮畢而後絕之至於一歲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然之法所未敢處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畧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

曰以今度之想當然爾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原注國語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原注漢書蘇武使匈奴單于徙北海上丁零盜武牛羊武遂窮厄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悔慢之辭原注融集與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足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厮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飲一斛無以

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舖糟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絶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爾非以亡王爲戒也既見操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常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帝嘗特見光禄勲山陽郗慮及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

與權慮舉𥚃曰融昔宰北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短長以至失和未幾慮遷御史大夫承望操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讎怨操故以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有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讎一餐之惠必報故鼂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原注漢書鼂錯為御史大夫摘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袁盎素不好鼂錯乃說上斬錯以謝七國錯衣朝衣斬東市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原注史記屈平

為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思而作離騷其後秦惠王使張儀詐楚令絕齊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諫懷王子蘭勸王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竟死于秦子蘭復讒屈平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江南屈平於是懷石自沒汨羅以死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原注後漢書朱浮與彭寵不相能數譖之光武寵遂反宗馮事見前注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廪蘭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原注後漢書光武兄伯升為更始所害光武自文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光武深引過而已不敢為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齊侯不疑射鉤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

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
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
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
馬法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
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羣小所
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撫
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

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凡郡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懽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原注國語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宣子使人以其乗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没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鼂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

愛惡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虫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原注左氏傳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名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心不競而力爭性既遲緩與人無情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原注史記荊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荊軻遂駕而去不知貶毀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子產謂人

心不相似原注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其如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原注韓子宋人有沽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而酒不售酒酸者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邪曰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迎齕之酒所以酸而不售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爾原注韓子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為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而任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為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亦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也它者奉遵嚴教

不敢失墜郗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郤縠不輕公叔之升臣也原注左氏傳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郤縠將中軍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之忌猶不得念原注禮記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為介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脩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歲餘復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

蔡邕素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同
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
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
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
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丞相軍謀祭
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静
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
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融為

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又前與白衣禰衡
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
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
而與衡更相賛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顔回復
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時年五十六妻
子皆被誅幼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
舍二子方奕棋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
答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

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哭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顔色不變莫不傷之曹丕深好融文辭歎曰揚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輙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原注范曄論曰昔諫議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者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紓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啟機於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其員園委屈可以每其生

哉懔懔焉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圓即刓字五丸反

脂習者字元升京兆人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從許昌習常隨從與孔融親善操為司空威望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戒融融剛直取禍宜改節融不從及融被誅許下莫敢收視而習獨往撫尸而哭之曰文舉捨我死我當復誰與語安用生為哀動一市操聞大怒將收習殺之尋以忠直見原居許東土橋下後見操操呼其字曰元升卿故慷慨因問其居處賜穀百

斛黄初中嘉其有欒布之節拜中散大夫年八十餘卒議曰黨禍之酷東漢風節寖衰建安間大抵多患失畏死貪叨無恥之人往往朋姦扇盜相與穿窬主家昏奴才也故操得逞其谿壑自以為姦人之雄獨孔融堂堂山立現偉正大海内厭服英豪歸仰巍然以風節自持為漢家四百年元氣其視沓鄙猥瑣之操區區偷兒耳融不死漢不亡是以操亟圖之其高風義概百世之下猶足以興衰激懦使亂臣賊子懼焉况當世之人哉故

議者謂操之不敢自取陰畀之丕融之義有以愒之也
傅肜義陽人也將兵從昭烈伐吳張南馮習敗績於猇
亭昭烈退入魚復肜斷後拒戰兵人殲焉吳將諭肜令
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以子僉為左
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魏大舉入寇詔僉將兵
守關口魏大將軍鍾會使胡烈攻之初武興督蔣舒在
事無稱令人代之使助僉守關城舒懷怨忿詭謂僉曰
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城

全為功委城出戰若喪師失守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舒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以為戰也不設備而舒迎降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鬭而死晉泰始五年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彤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其免為庶人

賜穀帛以旌其忠

程畿字季然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巴西太

守龐義欲謀叛璋使繖子郁誘繖繖不從義謀遂寢語在璋傳璋聞之遷繖江陽太守昭烈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昭烈征呉大軍敗績泝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繖曰吾在軍未曽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兵遂及繖船繖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大至共擊之乃死

北地王諶末帝太子璿之弟也景耀二年封北地王魏大舉入寇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

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臣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諶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為泣下

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也初亮在南陽黄承彦者高朗開列為沔南名士謂亮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黄頭黑色而才堪相配亮許諾即載送之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後生瞻初亮未有子取

兄瑾之子喬養之喬字仲慎與兄恪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恪而性業過之及亮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之拜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謹案蜀志云喬隨亮至漢中建興元年卒與此同考亮以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喬既隨亮不得言元年卒疑當作六年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瞻故攀還吳復為瑾後亦早卒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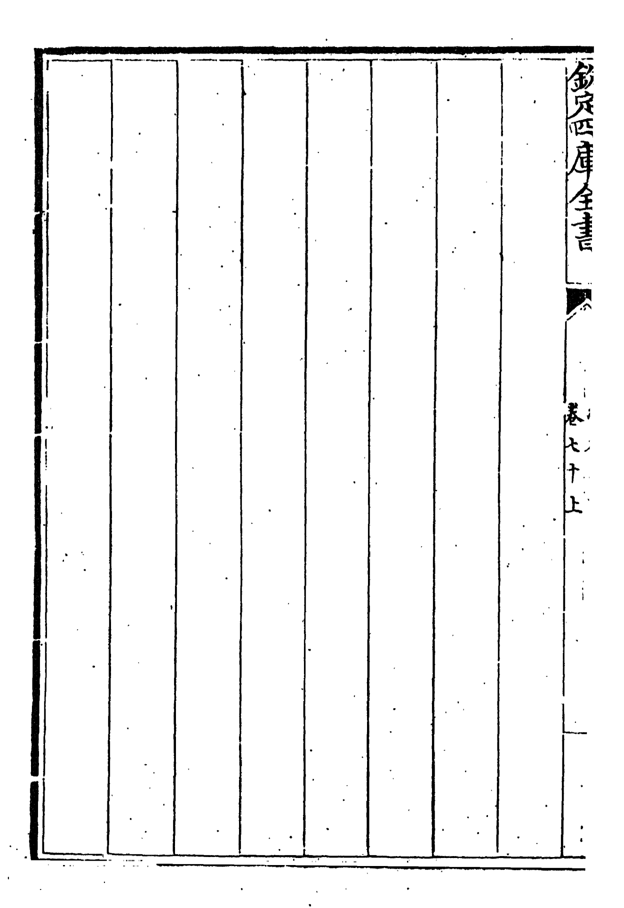
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明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爾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累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頴悟過人彊識博學幼工書畫蜀人追思亮而愛其才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聲譽大盛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董厥共平尚書事時宦人黄皓亂政於内而姜維黷武於外瞻深憂之與厥及樊

建謀以閻宇代維啟帝不從六年冬魏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尚書郎黄崇勸瞻宜速行拒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方進兵而艾已長驅而前破瞻前鋒瞻退住綿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原注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黄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陳而死黄崇

亦死之崇權之子也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炎興二年徙河東晉泰始五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可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卒

議曰嗚呼親王義兼臣子國有難尤當死義以先諸臣先王所以封建宗子而固維城也西漢之亡獨劉更生諄諄勸戒晻曖而卒其餘諸侯稱説符命勸進于莽者以千數故莽晏然盜國坐追虞黄未聞一人獨不從而

死之也東漢之亡封國亦既盡除墮姓祝肖劉氏無噍類故操丕居然竊國為西伯舜禹未聞一人獨不義而死之也惟翊易一遐孤與隆中一草茅士素無封爵不階尺土一民萬折而與操爭肉薄血并者三十餘年力竭而繼之以死及其遂亡昭烈之一孫孔明之一子及孫慨然赴義與國俱滅巍巍義烈高視兩京五百年所無有也壯哉諶也末帝為有愧矣勇哉尚也過夫瞻矣僉父子及鐵付漢一死得其所哉



欽定四庫全書

續後漢書卷七十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玄 李豐 豐弟翼 張緝 許允 劉陶 王經

王淩 令狐愚 單固 楊康 毋丘儉 子甸 尹大目

諸葛誕 文欽 欽子鴦 虎 唐咨

夏侯玄字泰初征南大將軍尚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嘗進見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怒形於色曹叡恨之左遷為羽林監正始初曹爽輔政玄爽之姑子也累遷散騎常侍中護軍玄名知人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典州郡立法創制皆為世則太傅司馬懿問以時事玄議以為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

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叙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以來（謹案陳志作之來）有年載矣緬緬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叙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考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於家門豈不忠恪於在官乎仁恕稱於九族豈不達於為政乎

義斷行於鄉黨豈不堪於事任乎三者之類取於中
上雖不處其官名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
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
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生
紛錯哉且臺閣臨下考功校否衆職之屬各有官長
旦夕相考莫究於此閭閻之議以意裁處而使臣宰失
位衆人驅駭欲風俗清静其可得乎天臺縣遠衆所絶
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修飾以要所求所求有路

則修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於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於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真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以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惟考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以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

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風俗而審官才矣又以為古之建官所以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為之君長以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修而事不煩夫事簡業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考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大小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

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修職業不修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並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以御職姦以待下懼宰官之不修立監牧以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以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懐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粗立儀準以一治制令之長吏皆君吏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若郡

所攝惟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為再量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以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羮之美在于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而除之則官省事簡二也又幹郡之吏職監諸縣營護黨親鄉邑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於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

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為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令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户之縣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下令長如故自長以上考課遷用轉以能升所收亦增此進才劾功之叙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留滯三代之風雖未可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

民省費在於此矣又以為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以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以下位從大將軍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綵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

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准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為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榦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纎巧之物自上以下至於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懿報書曰審官擇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禮鄉閭本行朝廷考事大指

如所示而中間一相承習卒不能改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吏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成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昔賈誼亦患服制漢文雖身服弋綈猶不能使上下如意恐此三事當待賢能然後了耳玄又書曰漢文雖身衣弋綈而不革正法度内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似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末正本若制

定於上則化行於衆也夫當宜改之時留殷勤之心令
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
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頃之爲征西將軍假
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原注魏畧玄旣遷司馬景王代爲護軍護軍總統諸將任主武
官選舉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爲護軍時
有謠言欲求牙門當行千匹百人督五百匹宣王與濟
善閒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因戲曰洛中市買一錢不足
則不行遂相對歡笑玄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景王
之代玄整頓法
令人莫犯者與曹爽共興駱谷之役時人譏之爽誅
徵玄爲大鴻臚數年徙太常玄以爽抑屈內不得意中

書令李豐雖宿為大將軍司馬師所親待然私心在玄遂結皇后父光禄大夫張緝謀欲以玄輔政豐既内握權柄子尚公主又與緝俱馮翊人故緝信之豐陰令弟兖州刺史翼求入朝欲使將兵入并力起㑹翼求朝不聽嘉平六年二月當拜貴人豐等欲因御臨軒諸門有陛兵誅師以玄代之以緝為驃騎將軍豐密語黄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賢等曰卿諸人居内多不法大將軍嚴毅累以為言張當可以為誡鑠等皆

許以從命師微聞其謀請豐相見以詰豐不以實告卽
殺之事下有司收玄緝鑠敦賢等送廷尉玄不肯下辭
廷尉鍾毓自臨治玄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辭卿爲令
史責人也卿便爲吾作毓以其名士節髙不可屈而獄
當竟夜爲作辭令與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
已毓弟會年少於玄慕玄而玄不與交是日於毓坐狎
玄玄正色曰士季何相逼如此耶會慙懼而退毓奏豐
等謀迫脅至尊擅誅冢宰大逆無道請論如法於是會

公卿朝臣廷尉議咸以為豐等各受殊寵典綜機密緝承外戚椒房之尊玄備世臣並居列位而包藏禍心搆圖凶逆交關閹豎授以姦計畏憚天威不敢顯謀乃欲要君脅上肆其詐虐謀誅良輔擅相建立將以傾覆京室顛危社稷毓所上謹案陳志作所正皆如科律報毓施行詔書齊長公主先帝遺愛匄其三子死命於是豐玄緝敦賢等皆夷三族其餘親屬徙樂浪郡玄格量弘濟臨軒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時年四十六正元中紹功臣

世封尚從孫本為昌陵亭侯邑三百户以奉尚後初夏侯霸之奔漢也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豈苟存自為亡虜乎遂還雒司馬懿卒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少年遇我子元子上不吾容也玄嘗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為世所重玄初被收衛將軍司馬昭流涕請之師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卒師昭兄弟會葬賓客以百數玄後至賓客咸越席而迎師由是惡之竟誅玄原注裴松之曰晝爽以正

始五年伐蜀時玄已為關中都督至十年爽誅滅後方還洛爾桒少帝紀司空趙儼以六年亡玄則無由得會儼葬若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不實玄以五年入朝史或不書未可必為妄也

李豐字安國衛尉義之子也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海内翕然稱之後以父任從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初曹叡在東宮豐為文學及即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是時豐為黄門郎叡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豐對叡曰豐名乃被於吳越邪後轉騎都尉給事中叡卒為永寧太僕正

始中遷侍中尚書僕射豐在臺省常多託疾時臺制疾滿百日當解祿豐疾未滿輙暫起已復臥如是數歲豐子韜選尚齊長公主豐弟翼及偉並歷郡守豐嘗於衆中顯誡二弟言何用榮位為及司馬懿久病曹爽專政豐依違二公間無有適莫故或諷之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漿李豐兄弟如游光以為豐雖外示清淨而內圖事有似於游光也及懿誅爽住車闕下與豐相聞豐怖遽氣索足委地不能起嘉平四年懿卒後中書令缺大將軍

司馬師諮問朝臣誰可補者或舉豐遂奏用之豐為中書二歲曹芳每獨召豐與語不知所説師疑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豐不以實告師怒欲誅之太常夏侯玄業貴以爽故廢黜居常怏怏后父光祿大夫張緝以東莞太守名為后家亦不得意豐自以身處機密為芳知遇子韜又以列侯給事中尚主有内外之重而疑於師心不自安密謂韜曰玄既為海内重人加以當大任年時方壯而永見廢又親曹爽外弟於大將軍有嫌張緝

有才用棄兵馬大郡還坐家巷各不得志欲使汝密計告之緝嘗病創卧豐遣韜省病韜屏人語緝曰韜尚主父子在機近大將軍秉事常不見信太常亦懐深憂君侯雖有后父之尊安危未可知皆與韜家同慮者也韜父欲與君侯謀之緝默然良久曰同舟之難吾焉所逃此大事不捷即禍及宗矣韜於是往報豐密語黄門監蘓鑠等鑠等答豐惟君侯計豐曰今拜貴人諸營兵皆屯門陛下臨軒因此便共迫脅將羣寮人兵就誅大將

軍以太常輔政卿等當共密白此意鑠曰陛下儻不從人柰何豐曰事有權宜若不便聽當劫將去爾寧有不從鑠等許諾豐曰此族滅事卿等密之事成卿等皆當封侯常侍也豐復密以告玄緝緝遣子邈與豐相結豐遣子韜以謀報玄玄曰宜詳之爾而不以告也師聞豐謀舍人王羕請以師命召豐豐若無備情屈勢迫必來若不來羕一人足以制之若知謀泄以衆挾輪長戟自衛徑入雲龍門挾天子登淩雲臺臺上有三千人立仗

鳴鼓會衆如此羕所不及也師乃遣羕以車迎之豐見刼迫隨羕而至師責豐豐知禍及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擒滅爾師怒使勇士以刀環築殺之夜送尸付廷尉廷尉鍾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狀告且勑之乃受辭以尚主賜死獄中曹芳怒將問豐死故太后懼呼芳入乃止師遣使收翼翼妻散騎常侍荀廙姊也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共同赴水火者誰翼思未答妻

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令但從坐身死二兒必免果如翼言豐歷仕二朝不植生產仰廪禄而已韶雖尚主豐常約勑不得有所侵取得賜錢帛輙散施親族及賜官人多與子弟而豐皆以與諸外孫死後有司籍其家家無餘積初李義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郡太守郭智善智子沖有内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常與豐俱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矣其子

足繼其業時人皆以鐵為誤及豐死沖為代郡太守始
以鐵為知人張緝字敬仲涼州刺史既之子也太和中
為溫令有治能漢丞相亮出隴右緝上便宜詔以問中
書令孫資資以為有籌略遂詔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
事入為尚書郎以名父子為曹爽所識且以其才能多
所堪任呼相工相之相者曰不過二千石爽曰何材如
是而位止二千石乎久之出為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為
曹芳后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封安鄉君緝性傾

巧吝於財而矜於勢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坐里舍悒悒躁擾數陳吳蜀形勢又嘗對司馬師料諸葛恪雖幸勝見誅不乆師問其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葢一國欲不死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師謂人曰諸葛恪多輩爾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為必見殺令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為勝恪也緝與李豐同郡通家又居相近俱不得志乃謀廢師豐敗遂收緝送廷尉賜死獄中許允字士宗高陽人父據歴典農校尉郡守允少與同郡崔贊俱發

名於冀州曹敞時皆入為尚書選曹郎與陳國袁侃同坐職事皆收送獄詔旨嚴切當有死者謹案志注此下有正直者為重五字允謂侃曰卿功臣子法應八議不憂死也侃知其指乃為受重允刑竟案志注此下有復吏二字出為郡守稍遷為侍中尚書中領軍允與夏侯玄李豐親善聞豐等被收欲往見司馬師已出門回遑不定中道還取袴豐等已收師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不知士大夫何為怱怱也是時朝廷怱遽者多而衆人咸以為意

在允也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録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允門吏曰有詔因便馳去允即投書燒之不以呈師豐等既誅欲因誅允會鎮北將軍劉靜卒以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師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悦與臺中相聞欲易其鼓吹旌旗其兄子素頗聞允見嬿戒允但當趣行允曰卿俗士不解我以榮國爾固求之

曹芳以允當出乃詔會羣臣羣臣皆集芳特引允以自近允前為侍中顧當與芳别涕泣歔欷會罷詔促允令去會有司奏允前擅以厨錢穀乞諸俳及其官屬遂收送廷尉考問竟減死徙樂浪妻子不得自隨道死崔賛常以處世太盛戒允允不從故及原注魏氏春秋允善相印將拜以印不善使更刻之

如此者三曰印雖始成而已被辱問送印者果懷之而墜於廁相印書曰相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問長文從誰得法長文曰本出漢世有相印相笏經又有鷹經牛經馬經印工宗養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二子奇猛

奇字子泰猛字子豹並有才學晉武帝將有事於太廟奇為太常丞朝議以奇父受誅不宜接近左右請出為外官帝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郎元康中為司隸校尉幽州刺史猛尤儒雅亦宦達於晉云劉陶字季治淮南人謹案魏志陶曄少子喜論縱橫曹爽當國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吕陶亦自負謂夏侯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安得為聖玄以其言狂誕不復詳難

謂之曰天下之勢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毋丘儉之舉兵也司馬師以問陶陶答依違師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追殺之

王經字彥偉清河人也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曹爽附絹二千匹謹案陳志作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母問歸狀經以故對母以經典兵馬而擅去對送吏杖五十爽聞不復罪經稍還司隸校尉甘露中為尚書曹髦

以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及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髦乃出懷中黄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耶於是入白郭太后沈

業犇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率僮僕出討昭賈充令成濟弑髦昭以經不告已而從髦收經及家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顔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與母并就誅經之爲司隷校尉辟河内向雄爲都官從事至是雄哭之哀動一市與故吏皇甫晏共收葬焉初經爲二州刺史母謂經曰汝田家子今仕至二千石物太過不祥可以止矣經不能從故及晉泰始元年詔曰故尚書王經雖身陷法

辟然守志可嘉門户堙沒意常愍之其以經孫為郎中

議曰嗚呼玄以重名高節表儀一世其言議規格深見

治體藹然有大臣之風翹翹者易摧皜皜者易汙挺持

正大曠無單複焉能出大盜之城府哉觀對許允之言

則以身死國前定久矣蹈白刃而不懼臨死生之際而

不亂生平所養至此乃見壯哉乎天下之至勇也魏之

王侯久自禁錮爽夷而玄誅諸曹夏侯又復單斃自是

而魏亡矣豐翼異諸人智微力少闇於大義怨怒舉事陷

去於死族滅身夷死不償素矣君死社稷臣死于君王經有焉

王淩字彦雲司徒允從子也允誅董卓卓將李傕郭汜等為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淩及兄晨年少踰城得脫亡命歸故里天子東還淩舉孝廉為發干長遇事髠刑五嵗當道掃除曹操車過問此何徒左右以狀對操曰此子師兄子也所生亦公爾於是選為驍騎主簿稍遷至中山太守所在有稱操辟為丞相掾屬曹丕立拜散騎

常侍出為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孫權臨江夜大風吳將吕範等船漂至北岸凌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封宜城亭侯謹案陳志作宜成亭侯通志作宜城與此同加建武將軍轉在青州是時海濱乘喪亂之後法度未整凌布政施教賞善罰惡甚有綱紀百姓稱之後從曹休伐吳與吳師遇於夾石休軍失利凌力戰決圍休得免難從為揚豫州刺史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各有條教意義甚美咸得軍民歡心初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

及臨兖豫繼其名跡正始初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至芍陂凌率諸軍逆拒爭塘力戰連日琮退走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户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是時外甥令狐愚以才能為兖州刺史屯平阿舅甥並典兵專淮南之重凌就遷為司空司馬懿既誅曹爽進凌為太尉假節鉞凌愚密協計謂司馬懿專政齊王芳不任天位楚王彪長而才欲誅懿廢芳而立彪都許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將張式至白馬

與彪相問往來淩又遣舍人勞精詰雒陽語子廣廣言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丁畢桓鄧雖並為宿望皆專競於世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振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情雖難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脩先朝之政令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畢改（謹案陳志作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為

先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淩不從十一月愚復遣式詣彪未還會愚病死二年熒惑守南斗淩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聞東平浩詳知星呼問詳詳疑淩有所挾欲白之不果原注事見魏畧舊文錯亂必有脫誤淩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為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謹案魏書郡國志曰司馬宣王討太尉王淩大軍至百尺堨即此堨

也

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丘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遥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雒陽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過賈逵廟呼

曰淩大魏忠臣惟爾有神知之到項遂飲藥死張式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衆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淩愚罪宜如舊典乃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為鄉侯廣有志尚學行死時年四十餘廣弟飛梟金虎並才武過人懿嘗從容問蔣濟濟曰淩文武俱贍當今無雙廣等志力有美於父爾退而悔之告所親曰吾此

言滅人門矣至是尺口不遺少子明山善書多技藝聞難走太原追兵及之有飛鳥集桑上隨枚低昂舉弓射之應弦而墜追兵乃止投親家食親家告吏執殺之令狐愚字公治本名浚黄初中爲和戎護軍烏桓校尉田豫討胡有功小違節度愚以法繩之曹丕怒械繫愚免官詔曰浚何愚遂以名之正始中爲曹爽長史出爲兖州刺史愚聞楚王彪有智勇東郡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

里還入河中又有謡言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楚王小字朱虎故愚與王凌陰謀立彪乃先使人通意於彪言使君謝王天下事不可知願王自愛彪亦陰知其意答言謝使君知厚意也未發得疾卒初愚有高志人謂愚必興令狐氏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從容謂邵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今竟云何邪邵

孰視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罷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將逮汝曹爾卲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愚之被誅無敢收視者東平馬隆閔之以武吏稱愚客收尸殯葬列植松栢服喪三年乃歸東州壯之單固字恭夏山陽人正始中令狐愚與固伯父龍善辟固為別駕固辭以疾愚禮敬愈厚固不應母夏侯氏謂固曰使君與汝父久善故命汝不止汝亦當仕進自可往爾固不獲已遂往與兼治中從事楊康

並為愚腹心後愚與王凌通謀康固皆知其計會愚病
卒康應司徒召詣雒陽固亦以疾去康在京師露其事
司馬懿乃東取王凌到壽春因見懿懿問曰卿知其事
為耶固曰不知懿曰令狐反乎（謹案陳志作令狐及乎誤）固又曰無
之而楊康白事事與固連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
考實數十固竟云無懿録楊康與固相詰固辭窮罵康
曰老傭既負使君又滅我族顧汝當活耶事上須報廷
尉以舊皆聽得與其母妻子相見固見其母不仰視母

知其慙也謂之曰汝自不欲應州郡我彊汝爾汝為人吏自當爾爾此自門戶衰我無恨也固終不視母又不語以至於死初楊康自以白其事冀得封侯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又駡康曰老奴汝死自分爾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也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也父興黃初中為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名次金城太守蘇則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雍州刺史張既表曰河右遐遠喪亂彌

久武威當諸郡路道喉轄之要加民夷雜處數有兵
難領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
為官效用黄華張進初圖逆亂扇動左右興志氣忠
烈臨難不顧為將校民夷陳説禍福言則涕泣時男
女萬口咸懷感激形毁髮亂誓心致命尋率精兵蹴
脅張掖濟拔領太守杜通西海太守張睦張掖番和
驪靬二縣吏民及郡雜胡棄惡詣興興皆安恤使盡
力田興每所歷盡竭心力誠國之良吏陛下即位留

心萬機苟有毫毛之善必有賞録臣伏緣聖旨指陳其事遂詔封高陽鄉侯入為將作大匠卒僉襲父爵為平原侯敘文學敘立為尚書郎遷羽林監以東宫之舊甚見親待出為雒陽典農時取農民以治宫室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宫室猶無益也遷荆州刺史青龍中敘圖討遼東以僉有幹策徙為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率幽州諸軍至襄平屯遼

隧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敦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等昔隨袁尚奔遼東者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敦遣弟阿羅槃等詣闕朝貢封其渠率二十餘人為侯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叡遣太尉司馬懿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萬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户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莵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原注梁音渴宮連

破走儉遂東馬縣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沛者名得來數諫宮原注裴松之曰按東夷傳沛者句驪國之官名宮不從其言得來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舉國賢之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兵還六年復征之宮遂奔買溝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原注世語頎字孔碩東萊人踰烏桓骨都過沃沮千餘里踐肅慎氏之庭東臨大海有異面之人近日之所出周觀諸國采其法俗刻石紀功

刋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諸所誅納八千餘口并討濊
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詣儉降儉振旅
還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穿山漑灌民賴其利遷左將
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轉為鎮南將軍諸
葛誕戰於東關不利乃令誕儉對換誕為鎮南都督豫
州儉為鎮東都督揚州吳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儉與揚州
刺史文欽禦之太尉司馬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初
儉與夏侯玄李豐等厚善及大將軍司馬師誅玄豐等

又廢曹芳儉不能平陰謀討師文欽驍果粗猛數有戰功好增虜獲以徼寵賞多不見許怨恨日甚儉以計厚得欽情好歡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遂共定策正元二年正月有彗星數十丈西北竟天起於吳楚之分儉欽喜以為已祥乃矯太后詔罪狀司馬師曰故相國懿匡輔魏室歷事忠貞故烈祖明皇帝授以寄託之任懿戮力盡節以寧華夏輸誠效忠弼成齊王天下賴之懿欲討滅二虜以一宇內未行而薨齊王以懿有輔相大功

故遂使師承業委以國事而師以盛年無疾托病坐擁彊兵輒虧臣禮其罪一也懿造計取賊多春軍糧克期有日師爲人臣當除國難又爲人子當卒父業哭聲未絕而便罷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其罪二也賊退過東關整飭無疊令三征同進喪衆敗績歷年軍實一旦而盡致使賊來天下騷動死傷流離其罪三也賊舉國悉衆號五十萬來向壽春圖詣洛陽會太尉孚與臣等建計杜塞險要不與爭鋒還固新城淮南將士衝鋒履刃

晝夜相守勤瘁百日死者塗地自魏興軍以來為難苦甚莫過於此而師遂意自由不論封賞權勢自在無所領録其罪四也故中書令李豐等以師無臣節專擅大柄陰欲議退之師懷不軌乃叔豐投刃拉殺載尸埋棺豐等國家大臣帝主腹心擅加酷暴死于非辜師有無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歎説齊王直為令主謹案志注作自堪人主君臣義定十有五載始欲歸政按行武庫詔問禁兵不得擅出師自知姦慝人神不祐矯廢君主加之以罪

孚師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齊王悲不自勝羣臣皆怒
而師懐忍造逆不顧大義其罪六也又故太常夏侯玄
海内重德光禄大夫張緝王室懿親横加賊殺又誅夷
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彊行督遣臨時哀愕莫不
傷痛而師稱慶以爲快樂其罪七也陛下踐阼聰明神
武事經聖心欲崇省約天下聞之莫不歡慶而師不自
改悔脩復臣禮方徵兵募士毁壞宫内列侯自衛陛下
即阼初不朝覲陛下欲臨幸師舍以省其疾復拒不通

蔑上不道其罪八也近者領軍許允當爲鎮北以厨錢給賜而師舉奏加辟雖云流徙道路餓殺天下聞之莫不哀傷狡猾險害賊殺忠良其罪九也三方之守一朝廢缺多選精兵以自營衛五營領兵闕而不補多載器仗充聚本營天下所聞人懷憤怨譌言盈路以疑海内韜藏逆器包蓄篡具其罪十也多休守兵以占高第空虚四表欲擅彊勢以逞姦心募取屯田加其復賞阻兵安恐壞亂舊法合聚諸藩王公以著鄴欲悉誅之一旦

舉事廢主天不長惡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臣等先
人皆隨從太祖武皇帝征討凶暴叶成大功高祖文皇
帝即受漢禪開國承家道符堯舜烈祖明皇帝潤色皇
業緝熙帝載治隆文景一旦為師撞毀輙擅廢立敢行
誅殺公為簒奪臣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太
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王休等議各以
累世受恩千載風塵思盡驅命以完社稷安主正朝斯
義苟立雖焚妻子吞炭漆身死而不恨按師之罪宜加

大辟以彰姦慝春秋之義一世為善十世宥之懿有大功海内所書依古典議廢師以侯就第師弟昭忠肅寛明樂善好士有高世之度忠誠為國不與師同臣等碎首所保可以代師輔導聖躬太尉孚忠孝小心所宜親寵授以保傅護軍散騎常侍望忠公親事當官稱能奉迎乘輿有宿衛之功可為中領軍春秋之義大義滅親故周公誅弟石碏滅子季友鴆兄上為國計下全宗族殛鯀用禹聖人朝典古今所稱乞陛下下臣等所奏朝

堂博議臣言當道使師遜位避賢罷遣兵衆則天下協
同若師負勢恃衆不自退者臣等率將所領晝夜兼行
以清君側臣今舉義唯欲使大魏永存陛下得行君道
遠絶亡之禍百姓安全六合一體忠臣義士得效志節
爾臣恐兵起天下擾亂臣輒上事移三征及州郡國典
農各安慰所部吏民不得妄動師聞臣等舉義必下詔
禁絶關津使驛書不通擅復徵調有所收捕此乃師詔
非陛下詔也在所皆不得承用臣等道遠為師所覘凡

文奏不得關通輙臨時賞罰以便宜從事須定集上也並移諸郡國舉兵廹脅淮南將守諸别屯者及吏民大小皆入壽春城爲壇於城西歃血爲盟分老弱守城儉欽自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統中外軍拒之别使諸葛誕督豫州諸軍從安風津擬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絶其歸路師屯汝陽使監軍王基督前鋒諸軍據南頓以待之令諸軍皆堅壁勿戰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

襲不得歸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謹按志注引魏氏春秋曰欽中子俶小字鴦毛本作小名鴦）年十八勇力絶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齧被皆破欽

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輙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自小為曹氏家奴常侍魏主左右師將與俱行大目知師一目已突出啟

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爾又天子鄉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師許之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欽遥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謬言君侯何苦謹按志注何苦下有若字冊府無若字與此合不可復忍數日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是日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

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進至橐皐欽父子詣峻降儉壯走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獨與小弟秀及孫重藏水邊草中安風津都尉部民張屬就射殺儉傳首雒陽屬封侯秀重走入吳將士諸為儉欽所迫脅者悉歸降儉子甸為治中侍御史先時知儉謀將發私出將家屬逃走新安靈山上別攻下之夷儉三族原注習鑿齒曰毋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為此役君子謂毋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忘我而不自必乃所以為忠也古

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毋丘儉可謂能不愧也

甸字子邦有名京邑曹芳之廢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儉然之司馬師惡其為人及儉起兵問甸所在云不來曰謹案志注無曰字無能為也儉遣子宗四人入吳晉太康中吳平宗兄弟皆還宗有儉風至零陵太守宗子奥巴東監軍益州刺史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誅首事者十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獄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

女適人者若已産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從之著於律令

諸葛誕字公休漢丞相亮之族弟也初為尚書郎從僕射杜畿試船陶河遇風與畿俱覆没虎賁浮河救誕誕曰先救僕射誕漂着岸而復蘇調滎陽令入為吏部郎

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慎其所舉累遷御史中丞尚書與夏侯玄鄧颺等相善共相題表以玄等四人為四聰誕等八人為八達(謹案曹嘉之晉紀曰誕以氣屬稱嘗倚柱讀書雷震其柱誕讀書自若)中書監令劉放子熙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衛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凡十五人聲望翕然言事者以誕颺等脩浮華合虛譽漸不可長曹叡惡之免誕官會叡卒正始初玄等並任職復以

誕為御史中丞尚書出為揚州刺史加昭武將軍王淩之陰謀也司馬懿潛軍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封山陽亭侯諸葛恪興東關遣誕督諸軍拒之與戰不利還徙為鎮南將軍後毋丘儉文欽舉兵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司馬師東征使誕督豫州諸軍渡安風津向壽春儉欽之破也誕先至壽春壽春中十餘萬口聞儉欽敗恐誅悉破城門出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以誕久在淮南乃復以為

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吳大將孫峻呂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率衆將欽徑至壽春時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綬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轉為征東大將軍誕既與玄颺等親善又王淩毌丘儉累見夷滅司馬昭又自代師輔政威柄益重懼不自安傾帑藏振施以結衆心厚養親附及揚州輕俠者數千人為死士原注魏書誕賞賜過度有犯死者虧制以活之甘露元年冬吳人欲向徐堨

計誕所督兵馬足以待之而復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寇内欲保有淮南大將軍長史賈充以為宜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遂遣充至淮南充見誕從容談時事因謂誕曰雒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奈何負國欲以社稷輸人乎卿無復言非吾所忍聞也雒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威名益重得士衆心今徵必不來反疾而禍小不徵則反遲而

禍大不如徵之昭從之二年五月詔徵誕爲司空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也乃請諸牙門置酒飲晏皆醉謂之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雒不復得用吾欲蹔出游戲須臾還爾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宣言曰當還雒邑蹔出城游戲爾揚州何爲閉門見備耶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縱火焚其府

庫遂殺綝原注魏末傳載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刺史樂綝等詐說臣與吳人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絕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裴松之曰魏末傳所言率皆鄙陋疑誕表言曲不至於此也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戶口十餘萬官兵揚州新附勝兵者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閉城自守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原注裴松之載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塼於臨湘為孫堅立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豫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爾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

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不答曰即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發冢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矣吳人

大喜遣將全懌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萬衆密與文欽俱來應誕以誕爲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是時鎮南將軍王基始至督諸軍圍壽春未合咨欽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六月司馬昭奉曹髦及郭太后督中外諸軍二十六萬臨淮討誕昭屯丘頭使基及安東將軍陳騫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塹壘甚峻欽等數犯圍逆擊走之昭又使監

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等簡銳卒為遊軍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解壽春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士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怒斬異於鑊里引兵還建業綝既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

怨之俄而城中之糧外救不至衆無所恃蔣班焦彝皆
誕爪牙計事者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
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而内實坐須成敗
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
能盡克猶可有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文欽曰江東乘
戰勝之威久矣未有難北方者也況公今舉十餘萬之
衆歸命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
表就孫綝不欲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

無事軍民竝疲今守我一年勢力已困内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奐固勸之欽怒而誕欲殺班奐二人懼且知誕之必敗也十一月棄誕踰城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内爭訟携其母將部曲數千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黄門侍郎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吴中怒懌等不能抜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率其衆數千人

開門出降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三年正月文欽謂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以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弩矢及石雨下死傷者蔽地血流盈塹復還入城城内食轉竭降出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

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及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馳赴之衆散鴦虎單走踰城自歸軍吏請誅之司馬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當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馳巡城呼語城內云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表鴦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城內喜且擾又日饑困誕咨等智力窮昭乃自臨圍四面進兵同時鼓譟登城城內無敢動者誕

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門出昭司馬胡奮部兵逆擊斬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每斬一人輙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時人比之田横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唐咨王祚及諸裨將皆面縛降吳兵萬衆器仗軍實山積原注傅子曰宋建椎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日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族誅夷此天下所共見足爲明鑒也吳以誕子靚爲大司馬吳亡

還晉竄匿不出武帝與靚有舊靚姊又為琅邪王妃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之靚逃于廁帝逼出之謂曰不意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覩聖顏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子恢仕晉累遷尚書右僕射散騎常侍元帝時終侍中金紫光禄大夫儀同三司文欽字仲若譙郡人也父稷建安中為騎將有勇力欽少以材武見稱魏諷反欽坐與諷辭語相連下獄捶笞數百當死曹操以稷故赦之太和

中為五營校督出為牙門將欽性剛暴無禮所在驕傲陵上不奉法輒見奏遣後曹叡復以為淮南牙門將轉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淩奏欽貪殘不宜撫邊請免官治罪由是徵還曹爽以其鄉里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爽誅進欽前將軍以安之後代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自爽之誅欽常內懼與諸葛誕相惡故弗與謀會誕去毋丘儉至乃陰共結謀及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詣孫峻降奉表于吳

曰稟命不幸常隸魏國兩絶於天雖側伏隅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謹案何焯較本曰此表後人偽作高貴鄉公之弑昭事也何得預言二主乎辛、癸高莽惡不足踰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踊在三之義期於斃仆故與毋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討師掃除凶孽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俛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慙偷苟生非辭所

陳謹上表還所受魏使持節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
伏須罪誅吳以欽為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
侯及在吳貽雍州刺史郭淮書曰大將軍昭伯與太傅
伯俱受顧命登牀把臂託付天下此遠近所知後以勢
利乃絕其祀及其親黨皆一時之俊可為痛心公侯恃
與大司馬公恩親分著義貫金石當此之時想益毒痛
王太尉嫌其專朝潛欲舉兵事不克捷復受誅夷害及
楚王太傅既亡師繼承父業肆其虐暴放主殺后殘戮

忠良包藏禍心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欽以名義大故忿
憤內發忘寢與食無所吝顧會毋丘子邦與父書騰說公
侯盡事主之意欲奮白髮同符太公惟須東問影響相
對聞問之日能不慷慨是以不恤妻孥之痛即與毋丘
鎮東舉義兵三萬餘人西趨雒陽欲扶持王室掃除姦
逆企踵西望不得聲問夫當仁不讓況救君之難度道
遠艱故不果期要爾然同舟共濟安危勢均禍痛已受
非言飾所解自公侯所明也共事曹氏積信魏朝行道

之人皆所知見然在朝之士冒利偷生烈士所恥公侯所賤賈竪所不忍為況當塗之士邪軍屯住項僕以閏月十六日别進兵就樂嘉城討師師之徒衆尋時崩潰其所斬截不復訾原但當長驅徑至京邑而流言先至毋丘不復詳之更謂僕為誤（謹案此表見魏志毋丘儉傳注僕字作小人）諸軍便爾瓦解毋丘還走追尋釋解無所及還項復遇王基等十二軍追尋毋丘進兵討之即時克破所向全勝而（謹案志注作要）邪後無繼孤軍梁昌進退失所還據壽春壽

春復走狼狽蹎閡無復他計惟當歸命大吳借兵乞食繼踵伍員爾不若是（案志注作不若僕隸）如何快心復君之仇永使曹氏得享血食此亦大國之祐念也想公侯不使程嬰杵臼擅名於前代而使大魏獨無鷹揚之士與今大吳敦崇大義深見愍悼然僕於國大分連接遠同一勢欲俱與（案志注與作舉重一分字）分中國不願偏取以為已有公侯必欲共忍師旅懷宜廣大勢恐秦川之卒不可孤舉今者之計宜屈已伸人託命歸漢東西俱舉乃可克定師黨爾

深思鄙言若愚計可從宜使漢軍克制期要使六合校
考與周召同封以託付兒孫此亦非小事也大丈夫寧
處其落落是以遠呈忠心時望嘉應時淮已卒欽未知
也孫峻待之甚厚欽在他國仍不能屈節下人自呂據
朱異等諸大將皆憎疾之惟峻常為保佑鴦一名俶誕
誅司馬昭聽鴦收斂欽喪給牛車葬舊墓鴦後破涼州
虜名聞天下太康中為東夷校尉假節當之官入辭武
帝帝見而惡之託以他事免官東安公繇欲殺鴦因誅

楊駿誣鴦謀逆遂夷三族唐咨本利城人黄初中利城郡反殺太守徐箕推咨為主曹丕遣諸軍討破之咨走入海遂亡至吳官至左將軍封侯持節誕既誅咨亦就禽拜咨安遠將軍

議曰王淩之欲廢僭孽立宗子澄汰王室大臣之節也議者謂淩於齊王君臣分定并儉誕等為淮南三叛原注謂習鑿齒論也此晉之臣子尊晉之志也淩欲廢而誅之師遂廢之昭又殺之而無為誅之則淩知所廢而非叛也儉誕

繼起聲罪致討聞雒中禪代之語投袂致死有古義士之風夫豈叛乎哉誕之得士至麾下數百人拱手待斬以盡不為司馬氏屈義烈挺然未之前聞也

續後漢書卷七十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留贊子平 呂據 朱異 張悌孫震 沈瑩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也少為郡吏與黄巾賊帥吴桓戰手斬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壯烈好讀兵

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嘆因呼諸親近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躄在閭巷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之有閒贊乃以刀自割其筋流血滂沲悶絕良久家人驚怖遂引伸其足創愈良行如故淩統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累有戰功謹案志無累字册府元龜有累字與此合稍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進規諫好直言孫權憚之諸葛

恪攻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陳大敗魏師遷左將軍
孫峻出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
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
不能整陳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
為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衆寡不敵汝速
去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爾弟子不肯受拔刀欲
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
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

今病困若此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二子略平略爲
大將有父風平累遷左將軍孫皓之游華里平與右丞
相萬彧右大司馬丁奉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
不得不自還皓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鳳凰元
年冬皓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平平覺
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歸自殺皓徙其子弟於廬陵
平憂懣月餘亦卒
吕據字世議大司馬範之子也以父任爲郎後範寢疾

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
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
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
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
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
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立拜右將軍魏軍出
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
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

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師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憲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恥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異字季文前將軍桓之子也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以童子有雋才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飢渴甚矣夫騕褭以迅驟為功鷹

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紘賦席曰席以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㨿大歡悅尤奇賞異以父任為郎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寇害異乃

身率其部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朱據曰本知季文憎原注烏快反　謹案憎令志作獪毛本及通志俱作憎與此合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僞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爾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

水軍攻浮橋壞之大破魏軍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旣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傒子言謹案陳志作傒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孫綝要異相見將往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爾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士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也少有名理以風節自負孫休時

爲屯騎校尉魏大舉寇漢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事乎謹案事字志作爭地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丕叡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政柄累有大功除其煩

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能若是乎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姦計定矣今漢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斂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

憂原注史記秦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　左氏傳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彼之得志固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魏果并漢孫皓末年以悌為丞相晉人大舉來伐所嚮克捷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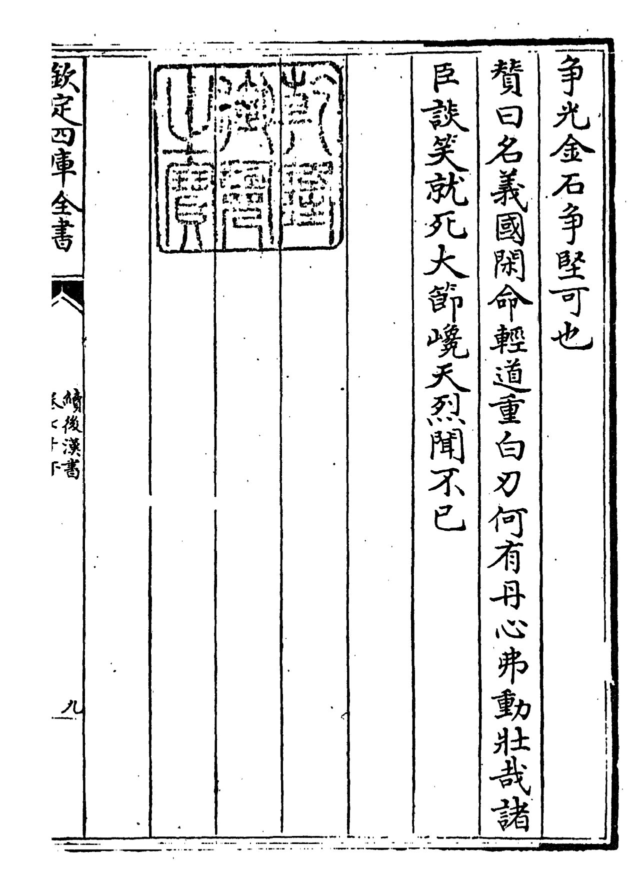
于此宜畜衆力待来與之一戰若幸一勝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必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今渡江決戰若其喪敗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率衆濟江逆戰圍王渾部將張喬于楊荷橋

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偽降以緩我爾若全之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揚州刺史周浚結陳相對瑩率丹陽鋭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晉將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師遂潰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師于板橋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天下存亡謹案天下上志注有且夫二字疑衍自有大數豈卿一人所支謹案支陳

志作知通鑑作支與此合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泣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國復何遁邪靚再三牵之不動乃流涕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軍所殺孫震沈瑩等皆死吳人大震謹案孫皓傳註引襄陽記載此事無孫震二字此傳用襄陽記而末云孫震沈瑩等皆死蓋兼據于寶晉紀而偶遺其上文之護軍孫震一句耳

議曰留贊鷙猛壯烈萬人敵也其剸刃信足與雲長之刮骨何以異哉心有主而不動視疾痛死生若無與於

已者壯士之勇也況復得其死哉平與彧奉謂社稷為重有大臣之節矣呂據朱異傑出將門仗鉞征鎮益固堂構克隆國棟不幸而為賊臣枉害若據之討賊不克不為叛臣慨然自裁志烈盛矣昔紂虐其臣莫不離心至於倒戈流血漂杵而導武王誅紂孫皓之虐浮于紂而張悌諸人不以為仇益嚴君臣之義揮刃赴敵畀之一死嗚呼仁哉觀悌之勉諸將謂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至於誚諸葛靚靚再三牽之不動貞心義節雖與日月



争光金石争堅可也

賛曰名義國閑命輕道重白刃何有丹心弗動壯哉諸

臣談笑就死大節嶢天烈聞不已